

9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 ^R 9297 / ^T 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

忠節

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蓋臣之事君能致其身而忘其死斯之為令德焉漢氏而下重臺閣之選良以出入扃禁參陪侍從奉承顧問與聞政事故其選益精而厥任彌重乃有挺貞確之操聳純亮之志

臨危難而必奮處屯夷而有守秉大節而不可奪執
大義而無所苟誠心蘊於內風烈彰乎外其或終罹
否運至於隕命者亦不乏焉千載之下凜乎其有生
氣矣

漢金日磾為侍中初奔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
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武帝知太
子寃乃夷滅元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遂
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嘗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俱上下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
發是時帝行幸林光宮甘泉一名林光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其

日磾 小疾卧廬殿中所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

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帝未起何羅亡何從外

入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奏廁也日磾方立入坐

內戶下須臾何羅乘白刃從東箱上置刃於衣衷中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趨讀曰趨嚮也行觸寶

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傳謂傳聲驚

起左右拔刃欲格之帝恐并中日磾中即止勿格日

磾摔胡投何羅殿下胡頸也摔其頸而投得擒縛之

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繇讀與

丙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元平末以亡嗣大將

軍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也亟發喪之日以大

誼立後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所立非其人復以大

誼廢之恐危社稷天下莫不服焉今社稷宗廟群生

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

王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遣詔所養

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

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

述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

宜褒顯先使入侍侍大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

天策天下幸甚光覽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

與吉迎曾孫於掖庭是為宣帝

陳咸成哀間為尚書令王莽篡位父子並解官歸鄉

里猶用漢家祖臘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

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八問其

祭以報功也漢火德衰於戊故臘用戊日也

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

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後漢盧植為尚書董卓欲廢弘農王植曰按尚書大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十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

皇甫酈為謁者僕射時李催郭汜數相攻擊天子以

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先詣汜後

為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

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郭汜一名多何敢

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

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

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酈荅曰昔有窮后羿恃其

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

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

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

謀也將軍身為上將把鉞仗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

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

誰為輕重耶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

楊奉白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

猶不肯從詔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

門白催不肯從詔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

傳詔曰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

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荅曰胡敬才卿爲國家
嘗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耶邈曰念卿失
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
恩身又嘗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催所殺
則天命也天子聞酈荅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酈酈
裁出宮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
還荅催言追之不及

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董昭欲共進曹公爵國公九錫
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圖振漢朝雖
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事遂寢

魏鍾繇漢末爲黃門侍郎是時獻帝在西京李催郭
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公領兗州牧始遣使
上書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
命非其至寔議留曹公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
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制專命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
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因繇言厚
加荅報繇是曹公使命遂得通曹公既數聽荀彧之
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
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

丞遷侍中尚書僕射

徐宣爲散騎嘗侍從文帝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群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孫禮爲尚書時明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

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先告王沈王業及經沈業將奔告司馬昭將出呼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

晉范粲仕魏爲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

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晉景帝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闕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嘗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大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裴頠爲侍中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吏卒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

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正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莫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願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侍太子而已或說願曰幸與中宮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並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願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願雖后之親屬

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君位

傳祇爲侍中時將誅楊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耶今内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

嵇紹既免侍中尋而朝廷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待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

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穢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高光為尚書晉惠帝幸長安至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光進面衣帝嘉之

周筵義興陽羨人為廣門侍中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績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曰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筵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遺筵足能殺績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

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績於門筵謂績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績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績衣裏帶小刀便操刃逼筵叱郡傳教吳魯何不以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績殺之筵因欲誅懇禮侃拒不許懇禮皆筵從兄弟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

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知此刁協為尚書令在職數年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尽心志在規救元帝甚信任之以

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東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

王彬為待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被害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惟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伯仁周顛之字情不能已敦怒曰

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惧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變色目左右將攻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見

丹府志 卷之四百六十六
今又殺弟耶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

張闔爲尚書蘓峻之役闔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闔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闔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陽回共督卅陽義軍闔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

鍾雅爲侍中蘓峻之亂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太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救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度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摧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効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華嘗爲散騎常侍領太嘗蘓峻之亂常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侍

荀邃爲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

陵玩爲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賊將康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

丁潭爲散騎嘗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惟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

褚粲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粲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粲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粲即入上閣躬自犯帝登大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粲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粲令下粲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圖之粲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

荀崧爲太嘗王敦表崧爲尚書左僕射及群臣議元帝崩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

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業邁于漢宣臣
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丞以長蛇未翦
別拜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之主寧可隨世
數而遷毀敢率冊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
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
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成帝立崧爲右光祿大夫開
府祿尚書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晔共登御林擁
衛成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待從不離帝側賊平
帝幸溫喬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
薨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秘書

監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
位内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
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
將之以智險迫不攝扶持至尊繼繼不離雖無扶迎
之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
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
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
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
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獎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
善宜在旌表之列而况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

從

孔坦為侍中以疾去職加散騎嘗侍遷尚書未拜疾

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身不問

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

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

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徃名沒朝恩不報所

懷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

抗威顧聘名震天下哀掾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

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

之所味味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

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遊

休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

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

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畜耳足下才經於世世嘗須

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

雪夙夜憂憤嘗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

畢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慷慨之

懷深慟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

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殂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

揖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謝安為吏部尚書時桓溫入朝而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内外人情嚙嗜互生同異安與王坦之盡忠輔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賜命遂寢

徐邈為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謝邈字茂度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任旭為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

何充為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

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爲外物所改謀立康帝卽
帝母弟也每說成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
克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惧非長計
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
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祚如孺
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
臨軒冰克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克對曰
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知臣議不觀亦平之世帝
有慙色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克建議立皇
太子奏可克奉遺旨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深恨
之

宋王僧綽爲侍中會二凶巫蠱事泄文帝獨先召僧
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
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
欲立南平王鐸太祖欲立建平王寵議久不決誕妃
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
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
南子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善取之事機難密易

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臣載千載之後言陛下爲能裁弟不能裁兒耳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帝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嘆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邵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頃之邵料簡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既得僧綽所啓享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

沈懷文爲侍中是時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坐松樹下風雨甚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且相與陳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峻耶何以嘗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顧顛之爲光祿大夫泰始初四方同反顛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顛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將八十殘生

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顛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顛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南齊謝朓初爲宋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册高帝進太尉又以朓爲長史帶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在位之臣以朓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又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比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弥

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侍中史以朓爲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惧乃便称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朓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於家

孫謙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顧處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

而弗任焉

王敬則爲都官尚書世祖初在東宮在左右張景真多僭侈大祖稱太子令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卧太陽殿敬則直入叩頭啓帝曰官有天
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官解釋之太祖乃幸東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晏致
辭乃還

江夢爲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鬱林即位遷掌吏部
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
入宮數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

梁王志初爲齊吏部尚書領左衛將軍義師至城內
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寇雖敝可加
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牒
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

蕭懿爲尚書令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世之等執政
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佐立元勳獨居朝右深爲
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
在器刻東昏信之將加酷害而懿親近之密具舟江
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遂
遇禍

王進之初仕齊爲給事黃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嚮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脩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

王亮爲尚書右僕射時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

張克初仕齊爲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酬晏克獨居侍中省不出閣城內既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克不至高祖霸府開以爲太司馬

顏見遠初仕齊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

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超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

任孝恭爲中書丞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陷見害

姚僧坦爲中書舍人周軍克荊州僧坦猶侍元帝不

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涕泣而去
陳殷不害仕梁爲東宮通事舍人侯景之亂不害從
簡文入臺城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
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避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
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君處
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孔奐爲侍中五兵尚書世祖疾篤奐與高祖及仲舉
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
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
須良君朕欲近則晉成遠則隆殷汝等須尊此意乃
流涕歔歔而對曰陛下御膳康和痊復非又皇太子
春秋尚盛聖德日躋安成王分弟之尊是爲周旦阿
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
古人遺直復見於卿

袁憲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兵來伐隋將賀若弼
進宮城北夜門兵衛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憲衛侍
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侍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
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
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

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并憲拜哭而出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太武太閼將較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太武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頭弼屬官惶怖惧誅弼告之曰吾爲臣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闖向邀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太武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

薛提爲侍中治都曹事太武末秘不發喪尚書右僕射蘭廷侍中和延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延等猶豫未決中嘗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遂殺之

高允爲中書令獻文時有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

此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詔問免進跪帝前涕泣曰
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陛下上思祖宗托付之重追
念周公抱成王之事獻文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帛一
疋以標忠亮

于烈孝文時爲散騎嘗侍及穆泰陸都謀反舊京帝
幸代泰等伏法代卿舊族同惡者多惟烈一宗無所
染豫帝嘉其忠操益器重之

王叡爲吏部尚書大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
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
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

于忠爲侍中領軍宣武延昌末忠與門下議孝明帝
幼冲以高陽王雍任城王澄輔政奏中宮請節勅授
御史中尉王顥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
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侍中黃門但牒六輔姓字齊
來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顥與高
猛爲侍中忠即於殿中收顥殺之

申徽大統中爲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水軍
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

北齊楊愔魏永安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
顥入雒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

侃處便屬乘輿中失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
潛南奔情固諫正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
騎嘗侍

裴讓之任爲中書侍郎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
臣別讓之流涕歔歔

陳元康爲侍中爲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
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
頭蘭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
吳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怒與其同事阿段謀害世
宗阿段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齊斗聲卽

以刃加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群官拜表事
罷顯祖出上東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進食
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
夜而終楊愔狼狽走出野季舒逃匿於厠庫直統奚
舍樂扞賊死是時秘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
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

王松年孝昭擢拜爲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晏駕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訖發
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
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官還鄴

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惟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或成惟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嘗侍食高邑縣侯

後周徐招初仕後魏爲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渡引馬塲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雒陽爾朱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

較

薛端孝閔帝踐祚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嘗公護將廢帝召群臣議之端頗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

庫狄嶽以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及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惟嶽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

尉遲運爲右宮伯建德三年武帝幸靈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

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微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宇文孝伯宣帝時為小冢宰初帝為皇太子時西征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為軍還孝伯及王範盡以白高祖高祖怒撻帝數十賜徐譯名是時譯又被帝親躪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答曰事譯宇文孝伯及王範鄭譯又因說王範

將浪事帝乃誅範

初王範因內宴將高祖鬚言太子之不善

尉遲運懼私

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直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

顏之儀為御史中大夫宣帝大象末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

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盧楚大業末爲尚書右司郎中江都難作楚與元文都等於東都共立越王侗爲帝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唐溫彥博爲中書侍郎突厥入寇命左衛大將軍張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出拒之以彥博爲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大谷軍敗彥博沒于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選朝授雍州治中

朱敬則天后時爲冬官侍郎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嘗密謂左羽林將軍敬暉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之兵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其

後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爲鄭州刺史

蕭華天寶末爲兵部侍郎陷賊僞授魏州刺史使人潛通表狀軍官至以爲內應賊聞禁錮之收魏州得華於獄百姓父老舉華庇百姓免其屠戮肅宗乃以爲魏州刺史本州防禦使詔曰蕭華素有材能擢居省闈間者見迫狂虜陷於艱危遂能夠節本朝乃心王室潛通誠款以表忠純殺身獨難通其不死之理行權有賞道其歸有之心終以見疑妄遭禁錮事則昭著理可甄明今魏郡旣收疲甍思又黔黎載請乞叶人心宜更剖符仍思禦侮可魏州刺史

張鎬爲左拾遺玄宗幸蜀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引益拜諫議大夫

盧奕爲御史中丞知東都武部選事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見害

苗晉卿天寶末爲憲部尚書致任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雒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所即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

悉以咨之

楊綰爲右拾遺天寶末肅宗卽位綰自賊中冒難披
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求賢及綰至衆心咸
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李輔國
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謝問起
居輔國譖之貶蓬州長史

李峴代宗初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盍與幸陝峴
由商山路起行在旣還京師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裴諤末泰中爲考功郎中代宗居陝諤步懷考功及
南曹二邸起行在帝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
矣

郭晞爲工部尚書建中末丁父子儀喪泊朱泚反京
師竟稱疾不出泚疆見之將授以兵晞瘖噤不言僅
得免

蕭昕爲散騎嘗侍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泚急求之乃
竄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

鄭雲逵爲諫義大夫奉天之難雲逵奔赴行在
劉廼爲兵部郎中建中四年涇原兵叛廼時卧病在
私第賊泚遣使以其言誘之廼稱疾甚後又使其僞

宰相更來招諭迺托瘖疾又炙灼遍體僞宰相蔣鎮至知不可却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豈復污穢賢哲乎歔歔而退及聞輿駕在幸梁州迺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瘵絕食數日而終贈禮部尚書

柳渾爲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微服徒行潛遁終南山谷踰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嘗侍裴度爲右僕射長慶二年十一月庚辰穆宗與中官擊鞠于禁中歛然有中官如爲物所擊遂墮馬而仆帝警恐罷戲及昇殿足下履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帝起居者三日庚寅宰臣及百寮至延英門又請入謁不許中外惴惴相視無色群臣請立皇太子度累上疏請至內殿候上起居又請速定儲位於宣旨許以翌日見群臣辛卯群臣序立於宣政衙內數刻方喚仗然後入閣如常儀帝在紫宸殿御大繩牀盡去左右衛臣以中官數十人侍側百官拜舞稱賀連呼萬歲宰臣李逢吉進言景王年已長成請立爲皇太子度又復奏曰自陛下卽位以來皇王典禮無不備舉東宮虛位未見儲副今萬靈降福聖體痊和臣等得以此時瞻拜軒陛不敢不面獻血誠伏惟速降明

詔以副天下顛顛之望帝雖不言感動顏色

孔緯爲御史大夫僖宗幸山南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僚赴行在時京師悉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出令攷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尤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盭厔剽剝之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宿信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即日見鳳翔節度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僚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遽聚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畜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纒人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徵緯之言幾危矣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一

舉職 宣贊

舉職

書曰蒞事惟勤傳曰官脩其方蓋夫執事之人咸服其政靖恭而思不出位儼倪而而或告勞斯所以職脩事舉而臻於治者也漢氏之後政歸臺閣樞機關

决品式具備典章憲令於是出焉乃有恪恭自任周旋匪懈服勤夙夜訪求遺墜董率下吏表正官聯職思其憂守不假器用能發揮故實振舉綱目俾庶工之無曠而攸司之咸乂幹國之蠱益身之榮非夫藹藹之吉士其孰能臻此也已

漢張安世湯子也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於尚

書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孔光成帝時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後漢侯霸建武中為尚書令時無典故與朝廷又少舊

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

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霸

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寬大奉四時謂依令也

馮勤為郎中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

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

封事勤均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

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光武益以

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

於官上閣以為故事

尹勳爲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

胡廣爲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

周景爲尚書令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竄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景以尺一詔召司隸較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獲

左雄爲尚書令自雄掌納言多所整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爲故事

鄭弘爲尚書令前後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黃香爲郎中詔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後爲尚書令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劉淑爲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魏衛凱爲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凱以古義多所訂正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有駁爭

裴潛爲尚書令奏正分職科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

者五十餘條

夏侯惠字雅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

晉任愷武帝初爲侍中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

賈充爲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章節度事皆施用

王戎爲侍中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度績脩理

荀勗爲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裴秀魏咸熙中爲尚書僕射始達五等秀專典制度武帝卽位爲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

荀緄音袞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群僚

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劉耽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嘗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
著績

祖純爲尚書三公郎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爲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駁論
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
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范甯爲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
道

徐邈爲中書舍人遷散騎嘗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
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甚見寵侍

宋王悅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簡較御府太官太
醫諸署時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
姦巧甚多

南齊虞玩之宋後廢帝元徽中爲右丞太祖叅政與
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從然今漕藏有闕
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
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
優報之

江謐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以委
謐尋勅選曰謐有才幹堪爲委遇遷掌吏部謐才長

刀筆所在事辦

王奐爲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

孔暹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宋順帝昇明中爲尚書

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太祖謂王儉曰暹真所

謂儀曹不忝厥職也

梁王志爲侍郎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知理稱

孔休源爲尚書儀曹郎累遷黃門長御史中丞風範

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

彊禦嘗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

毫無犯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徐勉爲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

樂藹爲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造噐甲舟艦軍糧及

朝廷儀憲悉資藹焉

賀琛爲通事舍人累遷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

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

蕭介爲侍中介博敏彊識應對左右多所裨正高祖

甚重之

陳謝岐梁末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

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

孔奐爲侍中時有事北討奐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

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負應接引進門無停宿加以識覽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縉紳莫不煥伏

蕭弘爲金部侍郎時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弘爲庫部侍郎掌知造弓弩弰箭等事儀在職一年而噐械充牣

宗元饒高祖初爲尚書左丞相時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爲稱職

司馬申爲散騎嘗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

後魏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當官而行無所迴避又上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利於時

鄧淵爲尙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尙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

公孫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孝文所知遇

薛舒緒文成時爲給事中典民籍事較計戶口號爲稱職

游明根孝文初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嘗侍清

刑府元職舉職
卷之四
約恭謹號爲稱職後遷尙書參定律令屢進謹言
韓茂字元興爲尙書令加侍中沉毅篤實雖無文學
每議論合理

邢甄爲尙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

郭祚爲尙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
夙夜匪懈孝文甚知賞之

孔昭爲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

李平爲長兼度支尙書累遷右僕射自在度支至於
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比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
替之稱

李崇爲尙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
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

爾朱世隆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尙書文簿在家省
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見視事

辛雄爲尙書三公郎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
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宋世景爲禮部郎中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嘗以爲
委之世景旣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
著稱績

高肇爲尙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

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調爲能

劉懋字仲華爲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
甚有條貫

李彥爲郊廟大夫時朝儀典章成未周備彥留心考
定號爲稱職

羊深莊帝初爲二交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
有時譽

北齊楊椿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顏之推武成時爲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
傳言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
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較
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

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善
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元脩伯爲度支尚書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
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
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廼換取舍頗有裨益

杜弼爲侍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
彈奏皆弼爲之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案然
後施行

後周裴俠爲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
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摘數旬之內姦盜
略盡

蘇綽爲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
出墨人及計帳戶籍之法

李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
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

滯凝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
李詢爲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

趙芬爲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
武帝親摠萬機拜內史大夫

柳帶常爲武藏中大夫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隋柳莊初任後梁後歸周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
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

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嘗奏帝云江南人有學
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

過柳莊

柳雄亮爲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
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

元文都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尙書左丞

蘇孝慈爲太子左衛率判工部民部二尙書擢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尙書

令狐熙爲吏部尙書判五曹尙書事號爲明幹

楊注爲尙書左丞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

于仲文爲柱國尙書以尙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摘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源師爲尙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開皇十七年歷尙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

竇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章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裴矩爲吏部侍郎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

郎茂為民部侍郎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性又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

裴蘊為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時條奏皆令親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

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繇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牛弘大業中為光祿大夫從祀北嶽壇場珪幣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嘗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疑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日授節度世基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密如是

斛斯政煬帝時爲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辨速稱爲幹理

唐武士逸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

魏徵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溫彥博爲中書侍郎御史大夫俱有能名繇是特榮任寄遷中書令

韋思謙高宗朝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蕭然

薛元超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歲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

李乂爲黃門侍郎多所駁正

李傑爲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稱

裴光庭開元中爲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及在職公務脩整衆方歎服焉

裴遵慶爲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

彊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繇是大知名

李栖筠爲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承大亂之後甲歷散失流品溷淆真僞與奪決於造次姦吏屏息稱爲神明

劉滋爲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

韓滉爲祠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滉公潔強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纖遺無隱後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稅無度帑藏給納多事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簡括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過犯者必痛繩之

趙宗儒貞元中爲司勳員外郎判考功宗儒復行貶考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嘗察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德宗善之

權德輿爲左補闕貞元八年關中大水上䟽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使

皇甫鑄爲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姦吏

常顛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其在諫垣與李約

李正辭迭申禪諷亟迴大政

崔植祐甫之子也爲左補闕與鄭覃皆賢相之後同時司諫朝廷每有得失二人必迭上章疏公議鬱然歸美

白居易入翰林爲學士元和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收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覽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案大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

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繇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是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繇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較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慶

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
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
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寐不
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
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
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顛顛然
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方一事有不使於時者陛下
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
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
斷而已臣又職代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
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

楊於陵元和中爲吏部侍郎請換寫大曆十年已後
至貞元二十年甲曆從之

高鉞太和三年爲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
帝弘景爲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遷
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省
至今賴之

高允中太和初爲左補闕允中自爲諫官甚舉職業
危言直論不避時忌

房直溫開成初爲刑部員外郎上言諸州府刑獄留

滯生姦請重頒下貞元三年七月十七日制勅又臺省法司應緣詳覆須行文牒請付本道急遞以免稽遲從之

殷侑開成初爲刑部尙書上言度支鹽鐵轉運戶部等使下職事及監察塲柵官悉得以公私罪人於州縣獄寄禁或自致房收繫州縣官吏不得聞知動經歲時數盈千百自今請令州縣糾舉據所禁人事狀申本道觀察使具單名及所犯聞奏許之

後唐盧文紀爲吏部侍郎同光四年上疏請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尙書考功又舉奏令式內所定中外百職較考節文及中興以來格條請自所司施行勅旨從之薛冲爲刑部員外郎奏請召諭州府節度刺史每六衙日親慮問繫囚免至寃滯

周知微爲刑部郎中長興二年七月奏開元刑法格有後格破前格之載無後勅破前律之文今雖以律定罪以格禁違復有入議之條廢來斯久請准舊制令居八議之條有犯死罪者令所司准法先奏請行議典勅旨周知微官在郎曹職忝拜憲慮有亂名之弊舉無破律之規法雖重於一成恩亦存於八議盖

前王之定制固當代以嘗行令觀敷揚可嘉勤謹從之

李盈休清泰元年為司勳郎中奏奉詔各令於律令格式內抄出本司合行公事本司職典勳官近日凡初叙勳便至柱國臣見本朝承平時至於位至宰輔藩臣其勳亦從初叙蓋示人厥歷功用之重也勳格自武騎尉七品至上柱國正二品凡十二轉今後羣官得叙勳首並請自武騎尉依次叙進無容隔越從之

夏侯坦清泰二年為司門郎中上言去年六月詔京百司舉本司公事當司官屬閤令丞及京城諸色人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其閤牙官守提權知者伏以閤防以備姦詐令式素有規程既奉綸言合申職分閤防所過請准令式初莊宗定河南都雒陽司門申舉自梁朝元給過所公據邇來本司官既非才事或擁滯遂廢今坦雖舉職竟不施行

晉王權初仕梁為戶部侍郎權奏每年正伏天下貢物陳於殿庭屬戶部引進切以近年以來未甚齊整本二百餘州貢物今止六十餘州伏以任土勤王本朝故事莫申尊獎所謂駿奔伏乞遍下諸州請依貢

式陳進正伏之日所貢整齊從之

周張昭遠為吏部侍郎奏疏內銓見行用十道圖除

舊雜都并都外有新昇京都及節度防禦團練等名

目不一又自明宗已來迴避廟諱所改州縣名多未

結入十道圖銓司入官之時格式旋簡元勅施行未

會添入十道圖無所準的請下當司改定從之

宣贊

謁者之選蓋以叅侍帝幄出納王言取其姿貌高朗

手神竦儁故於俯仰之節抑揚之音進止雍容有若

成誦吐發無滯觀者拭目此善於其職矣若輔之以

涉獵書史多識遺儀斯又拔乎其萃者也

漢灌嬰為郎中從高祖入漢中拜中謁者後以戰功

賜爵列侯復以中謁者從

石奮趙人也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

中涓官名

主君中而消察者也外事有書謁令奮受之

徐生魯人善為頌

漢書儀有二郎為此頌光威儀事者徐氏後為張氏不知經但能盤

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客使皆詣魯學之頌音容

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

大夫傅子至孫延襄

延及襄二人

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

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

江袞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以為謁者

後漢劉昆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禮容平
帝末每春秋饗射嘗備列典儀每有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光武時遷侍中

何熙少有大志和帝時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
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偉之

後魏高遵爲中書侍郎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
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嘗兼太祝令䟽贊禮事爲俯
仰之節粗合儀矩繇是帝識待之

王誦字國章爲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時大赦誦宣
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僚傾屬莫不歎美

北齊李繪魏太平初文襄用爲丞相司馬每霸朝文
武摠集對楊王庭嘗令繪先發言端爲群寮之首音
辭辨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

元文遙爲侍中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令宣
勅文武声韻高朗發吐無滯

後周柳慶魏廢帝時初爲民部尙書慶威儀端肅樞
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嘗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
迴避帝以此深委伏焉

隋長孫覽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
令省讀覽有口辨声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

每嘉歎之

柳謩之初仕周爲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大廟謩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柳肅少聰敏閒於占對仕周起家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

唐溫彥博幼聰悟有口辨涉獵書記初仕隋爲通事謁者善於敷奏甚獲當時之譽及爲御史大夫仍簡較侍郎彥博善於宣吐每考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崔敦禮爲通事舍人辨於詞令容止閒雅見者美之田歸道爲司賓丞以明辨辭令遷通事舍人內供奉姜柔遠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李若水容貌甚偉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後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

齊映爲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嘗令映侍左右或令馬前或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益親信之

梁寇彥卿自太祖鎮汴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

太祖為元帥補元帥府押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

劉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蒞職以至崇顯焉

晉陳瓚歷數朝為謁者年踰六十雖熟於宣導而聲氣衰憊但內廷同輩護之以至職卑官顯高祖天福中擢衛尉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察閱

西極來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二

薦舉

詩曰烝我髦士傳曰舉爾所知大易著彙征之訓丘明紀稱善之說皆論薦之謂也乃有處機要之任當喉舌之寄而能思報寵遇務詢才傑旁洎通逸上達卿士察其志行之忠亮知其學術之深厚或文可以

丹青神化道可以彌綸王度孜孜推進以助乎治推
轂之義攸著引翼之志斯篤上有同升之美下無滯
才之歎濟濟之詠繇是興焉非夫樂善援能奉上盡
節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漢陳咸為左曹王吉子駿以孝廉為郎咸薦駿父子
經明行修宜顯以勵俗

鮑宣為諫議大夫彭宣為右將軍罷數歲宣數薦彭
宣會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宣復言帝乃召彭
宣為光祿大夫

後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僕射上書薦劉平及王

望王扶王初名曠曰臣竊見瑯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

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
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
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
賈逵為侍中和帝時李尤少以文章顯逵薦尤有相
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又薦
中散大夫魯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又楊終坐事徙
北地貫還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

韓稜為尚書令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
皆有名當時陳忠為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

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
道之士馮良同爨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
良爨等司徒劉愷致仕會大尉馬英策罷忠上疏薦
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跽足
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
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
荀遷臣父寵前叅司空伉並爲祿屬具知其能伉能
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
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
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
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輔皆宰相復
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大
尉周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忠又上疏薦興曰臣伏
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
世列於經典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臣竊見光祿郎周興李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
聞於州里蘊匱右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
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

喉舌臣策既愚聞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繇辭多鄙固興抱竒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與爲尚書郎

黃瓊順帝時爲尚書僕射時連有災異上䟽曰臣前頗陳災青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勳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

諸尚書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興舊章憲式無所不覽宗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務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炤宜試職千里撫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束修首善有所觀仰廣尋

爲濟陰太守

在雒爲尚書令薦同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

虞詡爲尚書僕射成翊世辟司空張皓府遷爲議郎自劾歸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雒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翊世在朝正色百僚敬之又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議郎在雒數言事其辭深切詡以雒有忠公節上疏荐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

見議郎左雒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輔弼之益繇是拜雒尚書龐參爲大鴻臚詡又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以爲太尉錄尚書事郭虔桓帝時與應賀並爲尚書時平丘令周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虔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置章御座以爲誠

章謂所上之書

陳蕃爲尚書令胡廣爲僕射徐穉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蕃等上疏薦穉及姜肱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繇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闕京兆常著穎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蕃又薦河內太守魏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徵為尚書

羊陟為尚書令以前太尉劉寵司隸較尉許汭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

楊喬烏傷人為尚書同郡孟嘗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隱處窮澤桓帝時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豸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引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未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希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

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
不見用

朱穆爲尚書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入桂楊蒼梧南海
交阯蒼梧三邵皆沒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桓
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穆舉度尚自右較令擢爲
荊州刺史出兵三年群寇悉定

蔡邕靈帝時爲郎中上封事曰夫求賢之道未必一
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
見賞常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進狂言聖聰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
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宜聲海內
傳開政路

魏荀彧漢末爲尚書令仲長統性倜儻敢言獻帝在
許或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
杜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或與紀
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曰有國士而不進何
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魏太
祖時爲丞相謂或曰河東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
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

或稱畿勇
足以當大

難智能應變

於是拜畿爲河東太守

王蒙爲散騎嘗侍文帝踐祚表薦南陽太守楊俊曰
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
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
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番化再守南陽
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
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盧毓文帝時吏部尚書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大中大夫韓
暨亮直清方則司隸較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大嘗嘗
林帝乃用暨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鄉者乃可毓舉
嘗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
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夏侯惠文帝時爲散騎侍郎劉劭爲散騎嘗侍詔書
傳求衆賢惠薦劭曰伏見嘗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
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
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
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
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
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要策謀之士贊

其明思通微凡此緒論皆適取以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重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嘗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目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孟康為散騎侍郎崔林為司隸較尉明帝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較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

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圓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尚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

吳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奉車都尉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通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華覈為中書丞陸裔為左虎林有時名覈表薦裔曰裔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記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暴

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
 經自裔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
 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裔又畜水民得其食惠風橫
 被化感人身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
 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
 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協之以威未有如裔結以
 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
 而內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令臣實難多得宜在釐
 穀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
 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下
 畢修庶績咸熙矣

晉李重為吏部尚書武帝受禪曹嘉為東莞太守重
 啓去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
 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

臣欽若等
日嘉白馬

王處子志陳思王植
子翕東平王微子

又巴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

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
 階級繁多重議之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遠
 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
 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
 隱逸咸寧三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

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疾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日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充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

山濤爲吏部舉散騎嘗侍阮咸典選曰阮咸貞表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歲耽酒浮虛遂不用濤爲尚書僕射啓事曰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隅父子在蜀雖不達

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郗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

崔洪爲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幹厥爲趙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爲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荀勗守中書監侍中尤爲武帝所信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裔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傳宜得

其人若使楊珣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
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
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胡濟為尚書郎武陵人伍朝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
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為零
陵太守主者以非選列不聽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
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
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今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
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
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宜國之逸老也
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且聽光
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

陳準惠帝時為中書令張華為中書監屬比帥齊萬
年及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準率以趙梁
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
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錄上下離心難以勝
敵以孟觀沈毅有文武林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
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
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羗轉東羗較尉
王琨為尚書郎范喬有行元康中詔求廉讓中退履

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現乃薦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篔簹詠業長而稱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紀瞻元帝時爲僕射却鑿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瓜牙之佐下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却鑿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堆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族救授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嘗伯若使鑿從容臺闔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嘗侍劉隗鎮北陳耽鎮東以鑿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鑿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道冀有豪釐萬分之一

江彩穆帝時爲尚書僕射彩薦却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

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叅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
加散騎嘗侍

王珣孝武時爲尚書僕射戴逵累徵嘗侍博士辭疾
不就珣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嘗侍徵之
復不至後珣爲尚書令徐廣爲員外散騎侍郎珣深
欽重廣舉爲祠部郎

宋沈演之爲吏部尚書建康令劉秀之性纖密善糾
擿微隱政甚有聲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徐爰爲尚書左丞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
朝廷亦弗嘗聞唯爰知之白太祖稱其臬敢及孔顛
反亮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

王或爲尚書僕射明帝泰始初周山圖爲殿中將軍
四方反叛或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
前驅舉軍至侯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
外郎加振武將軍

南齊沈淵爲吏部郎沈約爲中書郎沈麟士隱居教
授學者數十百人武帝末明六年淵約表薦麟士義
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
然博綜生乎篤習承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
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

庖鞠稚吞苦推其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
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
掖必能敷朝規於邊鄙播德澤於荒垂詔又徵為大
學博士不就

梁范雲為吏部尚書周捨為奉嘗丞高祖卽位博求
異能之士雲與捨父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
召拜尚書禮部郎許懋為文惠太子侍講吏部尚書
雲舉懋察詳五禮除著作侍詔文德省

徐勉為吏部尚書孔休源為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
嘗問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

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
寔自昔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
兼尚書儀曹郎中勉參掌機密大通三年以疾陳解
因舉何敬容自代乃以敬容為尚書僕射又奏東宮
通事舍人劉香為王府諮議高祖曰劉香須先經中
書仍除中書侍郎殿中郎缺高祖謂勉曰此曹舊用
文章且居鳳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太子舍人張
緇克選

沈瑀為駕部兼尚書左丞薦族人沈僧隆僧炤有吏
幹高祖並納之

范岫爲都官尚書表薦陸襄起家爲著作郎柱之偉
爲中書侍郎領著作姚察爲原鄉令之偉與察深相
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選史

陳袁樞爲吏部尚書陸瑀舉秀才對策高第樞薦於
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

蔡景歷爲中書舍人褚介爲中書侍郎高宗太建中
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贖汚免高宗患之謂景

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鄉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
歷進曰褚介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

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徐凌自尚
書右僕射遷左僕射凌杭表推周弘正王勵等高宗

召凌人殿曰鄉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凌曰周弘
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

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
苦屬之凌乃奉詔又薦陸瓊於高祖曰新安王文學

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左西掾闕允膺茲選乃除
司徒左西掾時朝議北伐高祖曰朕意已決卿可舉

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凌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

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

日臣同徐僕射凌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部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督都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祖因置酒舉杯屬凌曰賞卿知人凌避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

江總爲尚書令時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王方擇其人總等咸薦度支尚書姚察勅答曰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中書令遷中書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允以中書侍郎高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閭遂爲獻文所知及爲尚書散

騎嘗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於代允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仗政任能無宜抑屈高閭爲中書監李冲爲侍中以著作郎陽昱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又孫惠蔚舉郡對策爲中書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辨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

王衍爲尚書時劉莘年十二詣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秘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秘書郎

任城王澄爲尚書僕射曹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澄奏

世表為國子助教

崔光為黃門郎薦司徒司馬宋弁自代孝文不許然

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

史光為中書監劉芳為太常卿光表求以中書監讓

芳宣武不許房景先為太學博士光芳當世儒宗歎

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脩國史張彞為秦州刺

史廢於家光為侍中表薦曰彞及季韶朝列之中惟

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文並為多而

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

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旬推長伯

潯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

彼品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

中正光又與御史中尉李彪同撰國書彪以罪除名

白衣脩史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

意劄刊魏典臣昔為處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

貞強考述無倦督勸群僚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

所廢離近蒙收錄起綜厥事老而彌厲才更日新若

勉復舊職專切不怠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先帝

既厚委任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

以嘗伯正維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精歲月紀

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鏢焉無泯矣
帝不許

李彪爲秘書丞與宋弁州里迭相祇好弁自中散彪
請爲著作佐郎

深懷爲左僕射宋世景爲尙書祠部卽懷引世景爲
行臺卽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
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堠以備比虜懷大相委重
還而薦之於宣武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
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坤
也宣武曰朕亦聞之

城陽王徽爲尙書僕射孝明欲親討荊州詔辛雄爲
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鄴城會右丞闕徽舉雄
乃除輔國將軍尙書右丞

侯剛爲侍中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
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
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
之

李凱爲秘書監裴景融爲太學博士永安中覲以景
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

北齊高隆之東魏孝靜武定初爲尙書僕射營構大

將李業興為通直散騎嘗侍隆之被詔繕治二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

司馬子如東魏末為尚書令趙隱隱字彥深性聰敏不雜

交游為子如賤客供寫書字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

隱靴無氈衣帽穿蔽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

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

開府參軍趙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選沙汰諸

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

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

其手稱為敏給子如又薦呂思禮為尚書二千石郎

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

郭秀為守七兵尚書與盧恭道交款性溫良頗有文

學及秀任事每稱薦之神武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

龍驤將軍

楊愔文宣天保中為右僕射崔瞻為司徒屬愔欲引

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

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鄉與其親通理當相悉

思道答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

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

行情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

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
裴子愔又薦盧思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行參軍長
史

辛衍爲殿中尚書楊愔爲右僕射時辛德源少有重
名衍愔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
家奉朝請

崔昂爲尚書舉薦大行臺郎中樊遜詔付尚書考爲
清平勤幹送吏部

劉逖武成時爲中書侍郎上表薦辛德源曰弱齡好
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
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
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聘足千里繇是除員外散
騎侍郎

陳元康爲散騎嘗侍時高齊討侯景未尅武成欲遣
潘相樂副元康曰相樂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
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
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
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
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
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

李神雋為吏部侍郎魏收初除大學博士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叅軍

祖孝徵為尚書僕射薦太子舍人盧昌衡字子均為尚

書金部郎孝徵每曰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

幽明矣

隋高頴自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任寄益隆頴深

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

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頴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

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頴復位

蘇威開皇初為納言民部尚書薦京恭懿為新豐令

政為三輔之最時雍諸縣令每朝謁帝見恭懿必呼

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威重薦之起授澤州司馬又

柳莊初仕後梁為太府卿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

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

政事凡所駁正章莫不稱善威重莊器識嘗奏帝云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

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威至大業初為魯郡太守嘗

欲殺一囚司法書佐陳孝意固諫止之及威再為納

言奏孝意為侍御史

楊素仁壽初為尚書僕射劉子翽為秦州司馬叅軍

事十人入考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又李伯藥追赴仁壽宮素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令襲父爵揚玄感爲禮部尚書時煬帝徵天下儒生集於東都講論令玄感王之孔穎達與諸儒論難成爲之屈諸儒嫉之潛令刺客伺其便玄感深禮之知其如是延之於第待以上客薦爲太學助教繇是顯名許善心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凱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

唐裴矩隋大業末爲黃門侍郎以海南僻遠吏多浸漁百姓咸怨數爲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矩因奏言天水郡守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煬帝從之追和爲交趾太守

李勣武德初爲武侯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簡較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玄齡亦言之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魏徵爲尚書左丞貞觀初杜正論直文學館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正遂擢投兵部員外

李靖貞觀初爲刑部尚書屬平江陵時岑文本事蕭銑爲中書侍郎掌機務至是就授秘書郎直中書省

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劉洎為黃門侍郎李義府貞觀初進士舉門下省典儀洎與治書侍御史馬周皆稱薦之

劉恭甫為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賜之絹二百五十疋

在淹貞觀中刊吏部尚書叅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鄧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如何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任之計時行計已决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

開立本為工部尚書黜陟河南時狄仁傑為汴州判佐為人誣告立本警謝曰仲尼觀過知人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海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都督府司法

薛元超高宗永徽中為黃門侍郎兼簡較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酸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繇是時論稱美

劉審禮儀鳳初為工部尚書薦魏玄同有時務之才

拜岐州刺史

魏知古睿宗初為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大一蒲州司功參軍齊幹前右內率府胄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姚崇為夏官尚書出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嶠為內史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李邕詞高行且堪為諫爭之官錄是召拜右拾遺

張鎬玄宗時為左拾遺安祿山叛逆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各一人鎬薦贊善大夫瑱有縱橫才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

蕭昕為左拾遺帝與布衣張鎬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叟爾玄宗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張漸為中書舍人時南詔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

劔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徒漸薦黔府督趙國珍
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
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第五琦為殿中侍御史河南等五州度支使天寶末
常倫為劔南行軍司馬中官毀譖之貶衡州司戶屬
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絕琦薦倫有理能乃拜商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荆襄等道租庸使

李季卿代宗大曆中為吏部侍郎薦大理評事李紆
徵拜左補闕

楊綰為吏部侍郎薦漣水令劉滋堪備諫職拜右補

闕又薦令狐峘自華原封拜右拾遺劉晏為戶部侍郎

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

舉真卿自代焉大曆中晏為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

蘇州嘉興人徐岱家世以農為業少好學六籍諸子

悉所探究又聰辯問無不通難莫得詰表薦之授較

書郎又劉廼為宣州判官晏尋奏令巡覆江西多所

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較倉部員外郎戶部郎中充

浙西東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重之又孔述

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晏聽表薦述睿有顏閔之行

游夏之學繇是累授協律郎

于邵爲禮部侍郎建中元年堯山令樊澤舉賢良對策邵厚遇之邵與楊炎善薦爲補闕

元琇德宗興元初爲尚書左丞江淮轉運使時齊抗爲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叛官會朱泚初平旱蝗之後國用空耗琇以抗有才奏爲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琇又奏抗爲水陸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

常渠牟貞元中爲諫議大夫茅山處士崔芊微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皆渠牟延薦之

李行修爲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絕迹不仕元和三年行修薦之授右拾遺

李巽爲兵部侍郎鹽鐵使元和初溫昇初以附王叔文敗貶柳州司馬巽薦昇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爲侍御史復充楊子留後

李德裕穆宗時爲御史中丞表薦處士李源曰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

恥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卽故禮部尙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燈之少子天與貞孝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于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燈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麤同衆寺之舊殿則燈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絕意貪緣迥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沉身無聲處薄自顧終

老彌篤且燈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器屠陷驅響從而燈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燈益勸而源名銷迹臧微訪不加實主于君方之臣歷政之闕也沉源嘗守沉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跡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燈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彙集燈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疏奏帝欣納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三

封駁

漢制君臣上書凡品有四駁議其一也蓋以號令之
出風化攸係或愆治典乃傷國體繇是執奏抗論正
辭理奪封還詔命追救缺失者矣中代而下政歸臺
閣機事紛委典章盡在夙夜出納周旋慎重其或上

之所舉或違於道乃至官人之非稱法制之繆戾壅
求賢之路失任刑之極禮文差僭德義隳廢撓賞罰
之柄與寃滯之歎權寵交構災謫創見利非均濟信
或未孚莫不罄竭忠懇敷陳要道審諤持正激切指
事冀感悟於時王用杜塞於未然無害於成不遠而
復詩曰匪懈于位傳云彌縫其闕其斯之謂歟

後漢虞詡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
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
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
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

大逆詡駭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
有司之過愚憊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
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
闕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胡廣順帝時爲尚書僕射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廣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炤爲
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
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詔之於故老
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

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
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
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大難謹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
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其奇
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
殷夏祖德師經叅雜霸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
之制莫或因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
衆心不厭矯枉變嘗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鄉
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政同之則
三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叅其同異然後覽
擇勝否詳採厥良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帝不從

陳蕃桓帝時爲尚書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
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
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
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
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覆牧守令長其有在
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
能班宜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

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
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
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

周景桓帝時爲尚書令河南尹楊秉坐事論作左軺
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直
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常著二人各
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
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嘗在謙虛著慝居
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微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
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

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在屬喻以朝廷恩意
如遂不至詳議具罰於是重徵及到拜太嘗

魏帝誕齊王時爲侍中先是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
休郭彞散騎嘗侍荀顛鍾毓太僕度嶷弘農太守何
楨遞薦胡昭曰天貞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
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
之事且須從後以故不卽徵後顛休復與度嶷薦昭
有詔訪於本州評議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
也古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嘗伯納言嶷爲鄉士足
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父遺

逸山林誠宜加異乃從議

晉李重爲尚書郎時司隸較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垂制所以齊衆簡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鑿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嘗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

劉毅爲諫議大夫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嘗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賊不得闕而不論宜目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故下詔赦之

溫羨爲吏部尚書先是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侍中稽紹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貴著于遠近此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斷

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暈未忍重戮事已引矣
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羨又駁之曰自天子以下
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
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
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主見
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
諫上宰不能乘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
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
齊於帝尊同皇極非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
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
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

摯虞爲尙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尙書奏
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
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
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
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故用之也有
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懸象無
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
令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
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

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
皆經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
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
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
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
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
嘗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
得反邪於正亦時之變求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
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
當以特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郗鑒為尚書令王敦平王遵議欲贈禮官鑒以為
不合遵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綠
札閉門今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議同桓文則先
帝可謂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

荀奕為散騎嘗侍侍中時將繕營宮城尚書符下陳
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
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二公之上坐在天子
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
高議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奕以
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

駁以爲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適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體爲全詔從之

范堅爲尙書右丞相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尙書郎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專遂行便成末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

同映議時議者以廣爲緝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事歲行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制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墮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嘖笑之間尙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

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訢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于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顏含爲侍中咸和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陸曄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令與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卒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頒制日帝從之

帝謾爲後趙黃門侍郎時暴風大雨震電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灣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石勒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嘗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臣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介山左右宜任百姓奉之勤下書曰寒食旣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爲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繇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也亦不得亂也尚書其從簡舊典定議以聞

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樹
立祠堂給戶奉祀諛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
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
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
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
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繇介之
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于是遷冰室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宋王韶之爲黃門侍郎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
假事曰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給六十日太

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

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

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

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各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

參議謂不合間許或家在河維及嶺南沔漢者阻

且長繇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

後魏邢虬爲尚書左丞時有人害母者入座奏斬之

而瀦其室有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今謀反者戮及耆親害親者全不及子既逆其梟獍

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未傳非所以勸忠

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
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
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李獎爲吏部郎中先是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御史溫
子昇兼錄事參軍子昇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獎
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郎所以發嘆宜速
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

隋劉行本爲諫議大夫時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高
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
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乖其教命輕忽
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帝嘉之

唐徐有功爲狄官郎中時鳳閣侍郎在知古冬官尚
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
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郡公乞知古等錫以再
生各授以官行重申來勅來俊臣張默等又抗表請
申大法則天不許之後臣乃獨引行本里驗前罪奏
曰行本潛行悖逆謀告張知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
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錫虧聖人

恩信之道爲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免死

盧燦爲給事中神龍中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王謚曰忠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議葬事及將葬履溫遂諷安樂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爲崇訓造陵中宗制許之黎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諸君等自有家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嘗塗不合引以爲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已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懸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瑩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瑩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真觀以來諸王舊例是得豐厚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穴之議今古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黎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之父雍王之墓尙不稱陵

魯王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載在方冊
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
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墓蓋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賻贈之儀
褒塋之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價者哉又永康
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
辰而爲壽上皇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嘗數
塋兆之稱不應假末泰公主爲名非所謂垂範將來
作則百辟者也帝無以荅竟依繁所奏

宋璟神龍中爲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俄有
京兆人常月將上書頌三思潛通官掖將爲禍患之
漸二司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
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
流嶺南而死韓思復唐隆初爲給事中右散騎嘗侍
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任汝
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及被詔至京師竟不言其謀
逆唯奏云東都有兵器摠狀云當愚反請從殺刑思
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大典
嚴善思任在先朝屬常氏擅內侍寵官掖謀危宗社
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

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陷帝氏及其謁見猶不奏
聞將此苞藏行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使發向懷
逆詐事卽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
可宥惟刑是恤事可昭詳請付刑部集官議定奏裁
以存慎獄是時議者多言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乃執
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
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案諸司所議善思十
終一人云抵罪唯輕夫帝關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
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目以視視無不浹今群
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
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
設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刻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
胙茅開國陛下各臣既親既賢寧肯雷同不異今措
詞多出法令從輕帝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
盧懷慎爲黃門侍郎開元二年詔追贈崔湜亡父挹
爲吏部尚書詔出懷慎與姚崇魏知古等奏曰臣等
謹重商量不敢奉詔崔湜位忝大臣身犯惡逆汗官
滅族國有嘗刑其父挹特承恩渙免其誅戮蒙茲大
造得盡餘年若更追榮恐招物議唯刑與賞天下共
之發號施令國之所重舉而不法後代何觀望不贈

州府志卷之九 封駁
官但厚給葬事從之四年隴右節度郭虔瓘奏奴石
良才等八人皆立戰功請各授游擊將軍勅下紫微
懷慎等奏曰郭虔瓘雖有邊功酬勞已厚不知厭極
妄有干祈前奏奴石請與五品特以微効輒侮彛章
此而若依實亂綱紀望停從之

許景先爲給事中開元八年九月制賜百官九日射
景先駁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
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
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
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

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鳴虞狸首之奏采繁采蘋
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爲節鄉大
夫以脩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
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官
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
之體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籥亂下以苟
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三善之容頗失三虞之禮
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勅盈累千其美無數近河北水
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効疊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
將除兇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毫兩

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雖經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倘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耻慙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蕃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宰縣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疏奏遂罷之

夏侯銛爲給事中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常濯又降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父合葬勅旨依議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遠乎再醮琴瑟兩亡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俎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耐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誦謬庸駁正敢曠司存請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嘗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葬以否報之

賈至爲中書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肅宗以其能修守備之器特放免令於河東承光軍効力至上封事執之勅旨百僚議咸與至同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藝竟捨之

封駁
韓滉爲給事中大曆中盜殺富平令常當縣吏捕獲
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上請詔原
其罪混密疏駁奏賊遂伏辜

袁高爲給事中貞元元年正月癸丑以吉州長史盧
杞爲饒州刺史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
瀚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奸邪爲志矯誣陰賊退
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
壑傲狠明德反易天嘗播越鑿輿瘡痍天下皆杞之
爲也幸免族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
郡恐大失天下望唯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

皆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乙卯詔出高又執之不下
仍上奏曰盧杞爲政極惡窮克三軍將較願食其肉
百辟鄉士嫉之若讎至丁巳補闕拾遺陳京趙需裴
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
杞外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叙惡直醜
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弃伏惟故
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旬月不敢奏
聞百僚慄慄嘗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
炳然覺悟黜弃遐荒制曰忠謹壅於上聞朝野爲之
側目繇是忠良激勸內外歡忻今復擢爲饒州刺史

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旨速輟新命臣等忝備諫識昧死上陳戊午補闕拾遺又上疏曰伏以盧杞蒙蔽天聰褻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繇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擢授饒州刺史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異迴宸聽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奪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實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無以上答鴻造再陳狂瞽倍萬兢惶丁卯高文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均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周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高復奏曰盧杞奸臣嘗懷詭詐非是不逮帝曰朕已有再赦高曰恩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奸臣司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嘗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

令就街衢衆訊億兆一人異臣言臣當萬死於是補
闕拾遺又前諫與高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
史太優與上佐可否皆云可遂追饒州刺史翼日遣
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戊
午太子少保常倫太府卿張獻恭復於紫宸殿前奏
高所奏稱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
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相李勉
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
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盧杞奸邪朕何
不知之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

知此所以爲奸邪也帝默然良久左嘗侍李泌復對
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表高奏如何泌奏曰外人
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
之不逮也帝悅慰免之二年二月戊寅詔曰諸道節
度觀察使所進牛委京兆府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
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其有田五十畝已下人
不在給限高駁奏曰聖慈所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
不滿五十畝者尤時貧人請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
以濟農事從之

崔仁師爲給事中貞元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

弟並坐仁師駁之曰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許孟容為給事中貞元十七年五月京兆上言好時縣風雨雷雹傷夏麥輻員二十餘里德宗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以降有差孟容執勅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引宥已足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法官等一人再令參驗則察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可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勅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畧刻得以奏陳此勅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

不許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浙江東道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總前為裴肅判官橫賦以進奉人頗苦之及肅死總司其後務復剝下以諂上人益不堪及授刺史羣議以為趙獎過當詔至門下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關下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跡忽此超授羣情驚駭又齊總足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浙東觀察晉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勅命今使用此下詔猶恐不可

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選拔假此益使人
 疑陛下臨御已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所
 難改移卽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錄
 陛下必須酬能卽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四海
 舉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
 事兼御史授之使遐邇不茸竟惡騰口伏乞聖慈少
 迴聖覽臣所請陛下若謂臣為不切不懇伏乞陛下
 試停慈詔密使人於外聽察必賀聖明開納必賀聖
 明無私禽魚草木亦知感悅歡聲必山呼雷動聖德
 必一日萬里臣授官中謝日具以面奏詔勅有不便

者伏請封取進止令齊總詔謹隨封進時左補闕王

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留中不

出明日雨不視事特開延英門召孟容對德宗慰諭

開納口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袁高論

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起授逾等江淮之間
 人頗困匿無不罪總及是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虛
 已之德嘉孟容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事大

之當官不聞

理評事張正元為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邕管經畧

使孟容上疏論張正元非次遷授右補闕張正元劉

伯芻繼有封章帝中使宣諭孟容詔書遂行

呂元膺為給事中元和四年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

為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寧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
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強以禮遣而陰
禡之居東都久之為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
史忿嫉累請貶降始貞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
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罪論奏不更驗
理或黜或徙迄貞元軍府化之至是憲宗雖不許猶
授以散員制既下元膺封還上奏曰孔勣以公為盧
從史所忌且離職已久李吉甫以宰相出鈔辟請非
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慈史官
崔國積或處近職或倖戎府皆為吉甫奏在幕庭從

史以嫌忿干黜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勣官序雖
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姦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
各懷疑慮事不可許帝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
元膺後為尚書左丞十五年太府少卿王遂與戶部
侍郎判度支潘孟陽以私忿各移職遂為鄧州刺史
又勅王遂令私屬吏人請兩池課料有乖慎守令示
薄懲但錄頃年出軍南北置使頗聞約身奉國省費
相懸每念前勞特寬管憲已從別物處分其常從素
拂季嘗各宜決四十其所請錢物委度支使在法據
數徵納初遂除鄧州刺史元膺以遂補吏犯賊法當

從坐其除官詔云清能業官不當有清字又鄧州古號大郡出守爲優封上詔書及勅下唯罪吏人而遂命如初元虜復請罪之不報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賊伏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虜曰廉使奏刺史賊罪不覆驗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鄭餘慶爲吏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微幸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繇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薛存誠元和中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又咸陽縣尉袁儂爲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儂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以悅命中使嘉勞繇是選御史中丞

張仲方爲度支郎中元和十二年太嘗謚李吉甫爲敬憲仲方以爲不當駁之曰微發傷殘之弊以爲因吉甫而生旣忤於時又不中其病而辭亦非工故識者獎其直而訝其稱過遂貶爲遂州司馬

崔植爲給事中元和十四年二月以撫州司馬司正
令狐通爲右衛將軍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
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憲宗命宰臣論植以
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時皇甫鎛以宰相
并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鎛
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權酒鹽利度
支米價等疋段加估定數詔許之其先下州府監院
連四月二十五日勅牒更不在行用之限鎛急於培
聚先是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權估者一切追
徵詔既可植抗論以爲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

信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
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大罪鎛而美植鎛懼至是乃
更前過且重條奏請申勅以示之

帝弘景爲給事中長慶元年正月以簡較大理少卿
駙馬都尉劉士涇爲大僕卿弘景與薛存慶封還詔
書上疏曰臣等伏覩制書授前件大僕卿者伏以司
僕正卿位增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
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厚陳萬年之行潔
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嘗人班叙散秩徒
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名聲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

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嘗况以規則人物未賢以
勲則寵侍嘗厚今更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官守
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勅不敢行下謹隨狀封進穆
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曰詔命已行可放下弘景等
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請改授衛尉少卿帝復諭弘
景曰士涇父昌嘗為涇帥有邊功士涇為少列十餘
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
行前命焉

帝為給事中長慶二年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為河
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副使詔至
門下顛以弘禮位望素輕未嘗在班列不宜尹正都
邑乃抗表封還詔書詔諭帝顛放崔弘禮勅下
盧載為給事中太和中諫議大夫崔承嘏頻上章言
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為太僕卿論諫激切注不敢出
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
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載封還詔書即日文宗
御紫宸殿顧謂宰臣曰華州闕人以承嘏可任故命
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既不能戶曉莫若衆望
遂追制罷之

李固言為給事中太和五年將作監玉墀修奉太廟
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
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
傅

狄兼謩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十一月文宗御紫宸殿
宰臣李固言奏所請簡勘左藏庫匹段所繇刺破漬
污聖恩以赦前事不罪兼謩已封勅却進帝召兼謩
問封勅如何兼謩曰宮典犯賊不在免限况在藏庫
不同諸司以臣官見不合赦罪所以封進帝曰所司
請簡之初先以赦前事請赦官典朕既許之矣與其

失信寧失罪人卿能舉職朕深嘉之苟有除授不當

無以封還詔勅為難

是年五月以駙馬都尉常處仁為左散騎嘗侍衆以為不可給

事中封駁乃除右金吾大將軍

盧弘宣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七月制贈司徒郭釗嫡
男殿中少監仲文襲封太原郡開國公弘宣奏曰臣
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
仲詞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
嫡即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詞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
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勲門無與
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瞻奪宗之配實黜風教且仲

文仲詞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御史
臺追勘詔今萬年縣尉仲詞襲封其仲文落下以仲
文尚父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故免其罪

帝温為給事中開成三年六月詔以康州流人王晏
平為永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
度使去任日取征馬四百餘疋及借兵器千餘事遂
隱没妄為申破臺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贓七千餘貫
以晏平之父智與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
所魏博鎮州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
温與薛廷光盧弘宣等封勅改授永州司戶温等又

封還文宗命中人宣諭温等制命始行

時晏平在獲麻之中未生

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免死旋又除官復假三
鎮之勢以通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不守法
理時論深惜之温為尚書右丞開成四年以鹽鐵推官簡較

禮部員外姚勗為監鐵推官河陰院有黠吏詐欺久
繫徒牢莫得其情至勗鞫問得實故有是命温上疏
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翼日命中就
温私第宣令許姚勗於本司上温又堅執前議勗竟
改授簡較禮部郎中依前監鐵推官

裴泰章為給事中開成四年九月詔以京兆尹鄭復
為簡較禮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充劔南東川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靜戎軍等使詔下秦章封駁以復不歷丞郎命鎮為優時議以秦章封駁不當翼日復行前制

崔瑛為給事中開成四年十一月詔以前青州節度使陳韋賞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衛事瑛封駁遂除右羽林軍統軍先時君賞在青州以貪殘不理故也李湯為給事中咸通中懿宗除后母楚國夫人聿為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适朝典望鄉放下仍令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四

奏議

廣書曰敷納以言傳曰議事以制蓋臣之事君有官守焉有言責焉若乃省署之設班制有序治政攸出掣俊虛集筭筆九墨之賜著于令典伏奏起草之勤表于職業貝為言責也重矣哉乃有深識理道博達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七十一

乙

古今援引經義參酌時務述宣忠信之道雍容訓格
之言或揚庭會議辯析衆惑或削章迭進發揮大猷
非夫騫諤宏達平徹閑雅孰可以商摧治體建明王
度塞於薦紳之論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

廢禮義捐廉耻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特但也簿文簿也政為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

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惟恬安也講以為是適

然耳言且當如此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

序六親和睦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

修則壞為作也漢與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與禮樂

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撲獄訟衰息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

也也迺草具其儀草為草創也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

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吳丘壽王武帝時為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

挾弓弩十賊曠弓百吏不敢前引滿日曠盜賊不輕伏辜

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

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帝下其議壽王對

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不

戟弓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嘗有事則以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立政強侵

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抗繼也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滅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在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墮毀也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相撻

擊擾摩田之器也箠馬撻也杖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

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

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

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

方外鄉風然而賊盜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

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矢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

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賊盜之以攻奪也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奸而廢先
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
丞相弘弘誦服焉

後漢鄭弘章帝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
卹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
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其
從議

宋意爲尚書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
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朝議欲從
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
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
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
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
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
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
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繇貪
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
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魏魏
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掠
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命南單于竟不比徙

陳忠為尚書安帝即位頻道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盜
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
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

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箱

是以明者

慎微知者識幾書曰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已

來盜賊連發攻亭劫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
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奸故亡
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餘食罪致大辟而頃者
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
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
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踖比伍輔相賦歛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伸告鄰舍比
里相共壓走連迫也或出私財以賞所亡其大章著不
可掩者乃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
繇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

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
自今強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詔吏皆正
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
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
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與以猛濟寬驚懼奸慝頃
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湧爲變天之降
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譴

左雄爲尚書令順帝卽位雄上疏陳事曰臣聞采遠
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

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
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
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叙深谷爲陵
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
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
滅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
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
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
繇玄清寬柔克謹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及陋綜

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
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
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
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
彫激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
無嘗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
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

化覺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

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望也與同

疾病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基月

言善不稱德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罹毀且

或因罪而引高或見幾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斯賤也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

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告

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
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
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
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
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
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載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略之路塞虛僞之端絕
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

陽球靈帝時爲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
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
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察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
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
簡而位升郎中彤圖册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蛸滓濁是以
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
人君動覽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譸作文頌而可妄竊

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
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衛覬文帝踐阼爲尚書奏議曰九章之律自古所
傳因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
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
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繇此也
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高柔以文帝踐阼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
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
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

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
誠非所以息姦宄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毀
之宗祖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
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降天地養物
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
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較事劉慈等
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
虛實其餘小小枉法者不過罰金

杜恕明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
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

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迴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

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理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綠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由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召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以復任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事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傷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

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
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國
圖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
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
凌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
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况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
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
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
無大患今交豫司冀亦天下之心腹也是以愚臣樓
樓實願四方州牧之守猶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

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
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䟽賤䟽賤之言寔
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故不犯四難以
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嘗患也

王肅太和中爲散騎常侍上䟽陳政本日除無事之
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
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徃古之嘗式當
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
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
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

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其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以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湯阜爲少府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政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志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進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傅燾爲尚書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討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

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
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
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
良誅及裔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
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
若矯權苛暴蠲其害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內外齊
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
於深江之表矣旭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
畧地因粮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問焉貳
待其墜壞或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

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嘗計也然施之嘗機則功成
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
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選餘舟楫羅船
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政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
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
去其疾奔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
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
目較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
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
完牢可詔相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二方一

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講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費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夫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

似以疑之繇不慮之道以問其不戒比及三年左虜右挈虜必冰散互解安受其弊可坐美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嘗患匈奴朝士謀臣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季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凌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奔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

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設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設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過遣徧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勤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吳薛綜爲僕射大帝召交州刺史呂岱綜懼繼岱者

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郡味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較道之經義繇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殊

崖除州縣嫁娶皆湏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
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冷九真都
隴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
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繇此言之可謂
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
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
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珊瑚琉璃
鸚鵡裴翠孔雀奇物文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
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
寬多自放恣故數及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
好髮髡取其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
下車以供設不豐擄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
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太吏酒醢作樂功曹潛
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
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
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
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奪百姓強賦於民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都
競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
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

簡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
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
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輒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嚙以次鉏治綱紀適
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
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
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各粗定尚有高涼宿賊
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
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簡攝
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
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但如中人近守嘗
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
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
竭愚情以廣聖恩

晉何曾魏明帝時爲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
以清淨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
衆多誠宜養恤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
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
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

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穀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成思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踈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絀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貶臣愚以爲可密詔王者

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撻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項之遷散騎嘗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敬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損缺不預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懿奉宣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回阻四千餘里雖假

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各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時以母丘儉為宣王副也

李宣明武帝時為尚書宣明奏議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形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禁軍國所疑延諸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疾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李重為尚書郎時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地土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立法

峻者唯服物重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曲爲立限也去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雒陽縣十家已上家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能及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不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簡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備和表無施

劉毅武帝時爲尚書僕射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才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繇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繇於已公無考較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誦誦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

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
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有
日新之報抱正遠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
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
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
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
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
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
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
是非繇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

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賄賂自通或以奸計登
進附訖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
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勞族賢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
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
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
若然自仲尼主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以上何
獨至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
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

長讒構之原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遣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穉劣下比則振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

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引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衆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犯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狹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訢則杜一國之日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

銓使上明不下炤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王之世欲敦風俗鎮清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結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束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繇行立品不較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有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材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

冊府元龜

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汗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

損政八也繇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簡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各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離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患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奸消亂靡有嘗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

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有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傅玄武帝時爲散騎嘗侍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郡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不得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病病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復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

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朝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較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

學貴農賤商皆此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
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
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
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
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
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
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
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
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
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天家足爲子則孝爲父

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
不令而行也爲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
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
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於農務若百工
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若此何有不贍乎虞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謂九年之後乃有
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兢
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所上
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道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
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月陵遲

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責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較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嘗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嘗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嘗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後然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如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

得以發矇補過獲保高位苟言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蟲蔡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

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寶太
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
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
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
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
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
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
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
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
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錫朝

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問闔以公乘侮
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
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位
任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
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機
於朝而其名愈重非自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
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蔽徒務救世之
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其
意未滿功報矣而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

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
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
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
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
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嚮之所以取天下
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
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王無窮
武之侮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
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
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

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疵政矣能小而不能
大可降還莅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
以義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
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孫知足
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
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簡危行彰於本朝去
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
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
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
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

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石崇爲侍中惠帝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授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讓奏於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二十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

之畧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
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
大眷祐實在大晋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
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
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
功制度各牒皆悉具在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
舊事書奏弗納

山簡懷帝末嘉中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欲令朝臣
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
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庸登周官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后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期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各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離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

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王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胡濟爲尚書郎武陵伍朝字世明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荊州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王者以非選例不聽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不虧誠江南之逸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卒于家

熊遠爲散騎嘗侍元帝中興欲賜諸史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思爲普昭無偏頗之失可以息簡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陳顯太興初以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

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繇餘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兢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儻抑華較寔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溫嶠爲散騎嘗侍初爲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繇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下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進竭

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散及哀墓次豈可稍以
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范汪爲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
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
今至襄陽蒼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
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汚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推
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
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
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
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

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
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
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
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
在我雖方降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
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嘗在如此顧以門
戶事任憂責莫大晏安終年非心所安是以抗表
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彘會
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嘗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
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

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

下壺為尚書令成帝即位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

直省中英參機要時詔南陽樂謨為郤中正潁川庾

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

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

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執物官不立政如此

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

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

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

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

意則人皆不為郤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

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

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

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

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

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弘訥成帝時為尚書郎領軍將軍下壺與蘇峻戰死

二子矜盱亦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

騎嘗侍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

節當書以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賜司

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
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
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
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
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
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
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稍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
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
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
穆下同稽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
子瞻散騎侍郎瞻弟盱奏車都尉

孔嚴爲尚書左丞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
與丹楊尹庾劼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
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

王彪之簡文時爲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
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
廟標的而已故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
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成
化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連

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
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
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
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謂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
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
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
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嘗
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豈可
以并太嘗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

所領無兵軍較皆虛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
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
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請
三人於其事則無關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
大官隨才所拈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
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
隨黜陟而彰雖雍熙之隆康哉之歌未洽可使廢官
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
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
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

疾不入處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王獻之孝武時爲中書令時謝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冠遐棲則契齊箕皓庶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滑消殄功勲既融投巖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緹絕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